

# 一场忆往昔

恍 恍

寒假最后一天,儿子约了同学小吴出去玩,两人在大学城吃吃逛逛,天黑才回家,问他一下午在干吗,不响。假期里,两人每天约一场MC游戏,在虚拟世界打造属于他们的“二人世界”,微信音频聊着,游戏界面玩着,不亦乐乎。正月初三那天,是小吴15岁生日,他约了好几个朋友去郊野公园开烧烤派对,玩到夕阳西下,又去玩密室,结束到家都晚上9点多了。正月初五,他们去看电影《熊出没》,我说全场观众是不是分三种——小屁孩、小屁孩家长和你俩?

我催他早点回家,想提醒他“这是初中生涯最后一个学期了,应该要发愤图强只争朝夕”,一个画面却闯入脑海,让我把这枯燥无力的说教生生咽了回去。

那是一幅近三十年前的画面,小城的高中校园里,两个女孩坐在校园长廊紫藤花下,进行一个无主题聊天的大活动,聊得特高兴。没有炸鸡可乐,甚至一把瓜子都没有,纯讲话就能开心至极。一阵风吹来,破旧操场里尘土飞扬,跟着飞起来的还有两个十五岁女生的花布裙摆,以及青春年少,不知烦恼的最好年华。

在“闺蜜”这个词都还没有的年代,我觉得我和小竹的友谊能够地久天长,她老天真。我们住在一个家属院里,在我家阳台上,能看到她房间的窗户,“联络靠吼”是那个时代的独有浪漫。小竹的四叔彼时在省城读大学,节假日回来就搬住她补课、讲题,灌输考大学变凤凰的十大补汤。周末午后我想约她出去玩,在阳台上喊她名字,片刻,她开了窗,露出脑袋,我兴高采烈又吼了一声:“出来玩!”她不响,跟我比画起来。一只手,一本书,在窗口演示半天,拿起又放下反复好几回。如果用现在的综艺后期动画特效来展示,放大、花字、重复外加联想泡泡,我一定能理解那是“四根手指”和“一本书”——“四叔在家,我出不去”的意思!

女孩子们的友谊就是上课传纸条,下课一道上厕所,放学一起回家,放假还要相约聊天逛街。在租书店花了很多个三毛五毛,看完了琼瑶岑凯伦和席绢全集,读了刘墉和卡内基,“看了那么多人生道理,仍然过不好一生”的怅然,是二十年后才惊觉的事。

90年代小城中小学有六月的麦假和十月的秋假,对应着农忙时节。小竹邀我去她乡下的老家玩,临近期末考,计划被大人否定。于是在那个初夏的凌晨五点,我留下一封信,跳上自行车就和小竹“私奔”般冲向20公里外的老家。手持镰刀割麦子,小臂上被麦芒划得一道又一道,我却觉得那是勋章,真人演绎“汗滴禾下土”,却没贯彻“粒粒皆辛苦”的古训。菜园里结的番茄和黄瓜,我们装进板车拉去邻村叫卖,收了一堆毛票子,汗津津油滋滋地擦着,在三分过家家的嬉戏中,体验着贩夫走卒的快乐。灰蒙蒙的青春记忆里,有了艳阳高照的麦田,有了薄雾笼罩布谷鸟啼叫的早安,也有了三十年后仍能给予我辈滋养的精神田园。

生活粗砺,靠一些好记性忆起往昔,人到中年的我们认定那是最好的时光。回到现实,我放弃了对儿子的说教,哪怕是温柔坚持,也不再坚持了。学业很重要,但比起探索新知,拥有友谊,体验世界,做一个懂热爱、有情感、会共情的、活生生的人更重要。我不能剥夺他与世界交互的权利,大人眼中的“无所事事”和“浪费时间”,在少年那里都有意义。为人父母,看不得背负着升学压力的孩子出去玩?一厢情愿断定那是浪费光阴,负了年华?停!我再也不要演自我感动的“抓马”独角戏了,繁星和高楼,都是世面的一面,比起人见人爱的学霸,我更愿意我的孩子是完整又独立,热烈又积极的少年,一如三十年前的我和小竹。

一场忆往昔,我化解了与青春期孩子的相处焦虑。

硕士的最后一年,我碰到一个大难题。三篇小论文(Hausarbeiten),没人帮我修改语言。同学都很忙,一篇论文二十页,我下课在教室门口,赔满笑脸,一人手里塞一页。吃百家饭、穿百家衣的孩子容易长大,但这篇百家修改的文章,过不了老师的关。接下来的几个礼拜,我像无头苍蝇乱撞,偶然在学校咖啡馆的吧台上,大大小小传单里,看到一张修改论文的广告。是当地的一个老年社团,里面都是退休老师和大学校友。外国学生把论文的主题、篇幅和个人简介发过去,有人感兴趣,就来联系你,分文不取。

我和舒博士就是这样认识的。

德国人的学历还算宝贵,正式一点的场合,博士会把“Dr.”挂在姓氏前面;没写“Prof.”,那就不是教授——这是我刚认识舒博士的问题之一。这里要注意措辞:只能说,舒博士“没当”教授,不能讲“没有评上”。大学的教授有定额,老的退了,新的才能顶上;老教授不退,或者退得不是时候,你这辈子就可能和“Prof.”无缘,退休了也只叫“Dr.”,好像《儒林外史》的“老童生”——“若是不进学,就到八十岁,也还称‘小友’”。

舒博士是德国人,当然不姓“舒”——舒马赫(Schumacher)。人不高,脸不长,头发一色玫瑰红,服帖、鬓曲,在头皮上堆砌。她的身上总有一件——至少一件红色的服

饰,大衣、围巾、皮包。戴一副细足无框的眼镜,眼睛笑眯眯藏在背后。她研究心理,在大学附属医院上班。也是认识不久,我笑了个透明的乖,傻傻问她:“你应该知道我在想什么吧?”

卖傻的原因之一,是没法说——我的话本来不多,何况还是德语。她的话也多。改完论文,我们仍旧见面,两三个礼拜一次,每次礼拜二下午两点半,在医院斜对面街角,意大利人的咖啡馆。冬天在室内喝咖啡,夏天在室外吃冷饮。每次她先问我的生活,问我的学业,再换我,问她的近况。这些事情,加起来不用一刻钟。接着说的,都是自己也记不住的话。两年后老婆来陪读,一起见过几次,她开始介绍城里的饭店——东家要评上米其林,西家的大厨被挖走了——反正她说一家,我们吃一家。还有度假的酒店,不管是阿尔卑斯山上,还是大西洋畔,只要在欧洲,好像没有她不清楚的。

我们猜舒博士家境优渥——她爸爸不就在瑞士养老么。我又好奇,上网搜了搜,原来她也是博导。她们科室网站首页的大合影,众星捧月,她立在中间,身边严肃的、高瘦的、秃顶的想必是领导和教授,当然也是博导。舒博士这个“博导”,想必“导”得更加“博”。

舒博士去年退休,我去年毕业。从此不去那家咖啡馆,她领我见识新地方——我待了十年,还不

知道。第一家藏在毕加索博物馆的楼下,三面靠墙的回环长座,清漆胡桃木,拼得天衣无缝。第二家对着老城边缘的林荫道,专卖马卡龙,还有精致的法式蛋糕。第三家在老城外,甜品讲究,堪比米其林餐厅。第四次见面,我出其不意,头一回叫她来系里。那天是中午,她刚刚上好艺术史的老课,下午还有文学课,讲莎士比亚。我在集市上买了包炸鸡、一块芝士蛋糕,泡了杯茶,给她垫垫肚子。

舒博士说,年轻的时候想做作家,每天写一首诗,不过没存下多少。现在偶尔也写,自己配插画。还读史书。我说我们的兴趣差不多,文学、史学,我还占星。占星术和心理学分不开的。

我们今年见得不多。我旅行多,她度假勤,还去苏格兰带孙子。原本七月要见,她过小路,被轿车撞了,不重,以为没事,一做检查,脊椎断了。她知道我要回国,说一定见得到。临走前几天,又约在“马卡龙”店里。红头发,碗。要是与热炒的青椒酸菜搅拌着吃,那更有味道。

我还学会了土灶里柴灰的妙用。趁着灶肚里有余热,拿上几个番芋(即红薯)或几根玉米棒塞进灶肚里,烘熟吃;把土灶的柴灰装进烘缸里取暖,崇明的烘缸是冬天御寒保暖的“神器”,发热的原材料,就是取之于土灶里刚烧完的柴灰;刚放进烘缸的时候,在柴灰里埋上一些带壳的花生,等花生焙熟后用火钳取出,边暖手暖脚,边剥花生米吃,那是小时候最惬意的辰光。

成家后,我在煤球炉上烧过饭;在煤气灶上烧过饭;在电饭煲里烧过饭。科技的发展带来了种种便利,让我们们的生活更便捷,但有些东西还是无法替代,无法再现的。我时常会想起炊烟袅绕的故乡,想起祖母的柴火灶,母亲的柴火饭。

我呢,似懂非懂,总喜欢挑硬柴烧,像棉花萁呀、豆萁呀、芦柴呀等,塞一点进去省时省力又好烧。炒菜时烧硬柴不要紧,本来就需要旺火急炒,但轮到烧饭时就糟了,往往会把饭烧焦。所以每次烧饭时,母亲都会特意关照一声:“用软柴哦。”我就明白了。大部分硬柴被用来卖钱或换物,一年四季都以软柴为主。稻柴麦柴是主打产品,碰着天气勿好,或者刚从露天柴堆里拔出来的软柴,塞进灶口头更是难烧,常常烧着烧着就熄火了,为了防止熄火,又拼命往灶肚里塞柴,结果适得其反,浓浓的黑烟飘出灶口,十分呛人。

土灶煮出来的柴火饭特别香,特别可口,有时肚子饿了还等不及上菜,在热腾腾的饭里放点酱油拌点猪油就能吃上一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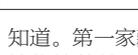
中秋假日,台风“贝碧嘉”登陆上海浦东,这是自1949年以来登陆上海的第11个台风,也是登陆上海最强的台风。看过“摩羯”登陆海南的视频触目惊心,震碎玻璃,席卷门窗,裹卷着沙发家具从高楼泻下,抗灾的人们紧贴护墙双手紧抓墙角,等待救援。

我家进入迎接台风的战备状态。我几次上楼查验门窗是否关闭,夜不入眠几度起床观察情况,月仍高悬。五更尽,我又把手伸出窗外,见地上已湿漉漉的一片,却不见下雨,赶快外出遛狗。回家时雨渐渐大了,小狗已经遛完,就像获得了见缝插针的便宜。

我还惦记着儿子中午要逆行开车送孙子去练琴,这时是“贝碧嘉”最肆虐时候,心中不免又紧了紧,双手合胸,祈祷那课外辅导快取消。孙子起床说“中午不用回去了,晚上练琴取消了”,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。

早餐,妻子打开新民晚报记者晏秋秋直播,1600多万的点击量,全市人民都关心着“贝碧嘉”,有全市抗击台风动态播报,有市民互动,跳动的文字显示各区各家的台风信息,太接地气了。晏秋秋告诫:“紧闭门窗,千万不要出门!”我想着楼上窗户还留着小缝,赶紧上

楼。呼呼声,一声盖过一声,就像视频中台风圆,带着转弯声,窗户在震动,手护在窗户上,能感觉到它的起伏,会不



红皮鞋,柜台前小心立着,椅子上小心坐着——“还好撞得不重,否则就是另一回事了。”吃完咖啡,要回家做康复训练,过两个礼拜动手术。我问她几点生的——早上八点多。那么太阳在十二宫,十二宫代表隐秘,难怪研究心理。又低眉一算,土星大概在四五宫,土星代表困苦,五宫代表脊椎。她说年初读星座运势,就说夏天“有灾”——她也懂一点占星的。占星未必没道理,只是摆不上台面。但也没那么神奇——就我们一知半解,“预言”大半凭运气,只不过回头看看,勉强勾连贯穿,不尽如意的人生,好像就此有了解释。

知道。第一家藏在毕加索博物馆的楼下,三面靠墙的回环长座,清漆胡桃木,拼得天衣无缝。第二家对着老城边缘的林荫道,专卖马卡龙,还有精致的法式蛋糕。第三家在老城外,甜品讲究,堪比米其林餐厅。第四次见面,我出其不意,头一回叫她来系里。那天是中午,她刚刚上好艺术史的老课,下午还有文学课,讲莎士比亚。我在集市上买了包炸鸡、一块芝士蛋糕,泡了杯茶,给她垫垫肚子。

舒博士说,年轻的时候想做作家,每天写一首诗,不过没存下多少。现在偶尔也写,自己配插画。还读史书。我说我们的兴趣差不多,文学、史学,我还占星。占星术和心理学分不开的。

我们今年见得不多。我旅行多,她度假勤,还去苏格兰带孙子。原本七月要见,她过小路,被轿车撞了,不重,以为没事,一做检查,脊椎断了。她知道我要回国,说一定见得到。临走前几天,又约在“马卡龙”店里。红头发,

会被拉暴!我赶紧闭上小缝隙,好些了。南阳台,和孙子一起建设的热带雨林的雨棚漏水了,赶紧用花盆、塑料桶接水。玻璃窗上的雨水就像消防水龙头喷射过来一样,带着压力,不留死角。水在玻璃上,水珠串串由上而下地滑,形成了水帘,像外挂的唐山粉条。家中的热带雨林真真切切遇上了“雨淋”!滴答滴答水珠落下,顺着雨棚下爬在粗绳上的绿萝、常青藤、明月草,还顺着昙花叶流淌。接受雨水洗礼的叶片,显绿,显生机。

中秋团圆日,老头老太备足了月饼、烤鸭、牛肉、烤鱼、酸奶、黄瓜、空心菜,外面风雨交加地侵袭,里面风平浪静地和谐。我告诉孙子有多少安逸,就会有多少负重,这是辩证法。这时视频报道,小区的太阳能水管分离,热水器吹落地上,整个框架摇摇欲坠,消防队仅用20分钟快速处置。在台风中保障了居民平安。

中秋佳节早晨,我又去遛狗。小区的柳树,广玉兰等刮倒了数十棵,沿马路树叶刮落一地。我与清洁工打招呼:“今天你辛苦了!”“不是吗,领导派来了支援。”她向前方努努嘴。顺着她的眼睛,看到一个小伙子,衣服就像浸过水捞上来一般。我对他说:“今天工作量增加三倍?”“三倍都不止!”

踏着绿叶铺就的路,没有走在枫叶、银杏叶道上的那种情趣、雅致和浪漫。这里是迎接台风、抗击台风、战胜台风的道路。我们有必胜的信念。

池塘里,有王莲。叶盘又大又圆,具有数十千克的负重能力。好奇的人,想试一试叶盘的承重力。有轻轻放一瓶矿泉水上去的,看到叶盘轻而易举托起那瓶矿泉水。有轻轻放一个装有东西的手提袋上去的,叶盘还是托住了。有人说:“这上面能坐一个小孩子,这些东西都太轻。”再好奇,也没人把自己的小孩抱上去试一试。

菲律宾岛屿七千多,鸟瞰,用汉语来说,美如“海上桂林”。更奇的是南部巴拉望岛,有一条天然地下河(暗河)景观,全称“普林塞萨港地下河国家公园”,是被认可的世界上最长的地下河。

去时上海尚天寒,此地却是赤日当空。海风飒爽,当地特有的“螃蟹船”载我们过海穿浪登陆,又坐手摇平底船划向这条山体包裹的河流。小船载客8人,都挂着中文导览器。船夫很全能,划船、打灯,应着导览手势指点客人抬头观峭壁低头看活物。遇到往来客船挥手示好,但绝对保持安静,以免惊了洞内的蝙蝠。暗河下半部是咸水,受潮汐影响,水位有高低变化。洞内有千年生长的钟乳石和石笋,还有几个120多米宽60多米高的大溶洞。

当地人熟知地洞暗河,曾经视为神灵圣地,外人不得入内。如今,国家公园辟出8公里长的河段接待世界客人,也为原住民提供了服务就业的岗位。年轻人驾驭螃蟹船、小平船,摄影、售卖,干得活力四射。至今洞穴里发现了11种矿物岩石以及2000万年前的中新世化石,那不时滴在身上的水珠表明,洞里的矿物质还在继续生长。通常往下长的叫石钟乳,往上伸的叫石笋,交接在一起的就形成了石柱。当阳光透过地下洞穴的裂缝照射到暗河水面时,会显出碧蓝、青蓝、紫蓝的水色。

地陪是从国内福建去的中年男,祖父在菲律宾生活多年,所以他在菲律宾接受过中学的基础教育。在他的介绍下知道了这个山洞也是红色经典,二战期间菲律宾的民兵游击队在这里频频出击日本侵略者。

离开时,花了60元人民币买下年轻人拍的其中有我的2张照片。看到照片,以后就会记起这里的风景,还有笑起来有些腼腆的姑娘小伙……

好奇 红萍 池塘里,有王莲。叶盘又大又圆,具有数十千克的负重能力。好奇的人,想试一试叶盘的承重力。有轻轻放一瓶矿泉水上去的,看到叶盘轻而易举托起那瓶矿泉水。有轻轻放一个装有东西的手提袋上去的,叶盘还是托住了。有人说:“这上面能坐一个小孩子,这些东西都太轻。”再好奇,也没人把自己的小孩抱上去试一试。

菲律宾岛屿七千多,鸟瞰,用汉语来说,美如“海上桂林”。更奇的是南部巴拉望岛,有一条天然地下河(暗河)景观,全称“普林塞萨港地下河国家公园”,是被认可的世界上最长的地下河。去时上海尚天寒,此地却是赤日当空。海风飒爽,当地特有的“螃蟹船”载我们过海穿浪登陆,又坐手摇平底船划向这条山体包裹的河流。小船载客8人,都挂着中文导览器。船夫很全能,划船、打灯,应着导览手势指点客人抬头观峭壁低头看活物。遇到往来客船挥手示好,但绝对保持安静,以免惊了洞内的蝙蝠。暗河下半部是咸水,受潮汐影响,水位有高低变化。洞内有千年生长的钟乳石和石笋,还有几个120多米宽60多米高的大溶洞。

当地人熟知地洞暗河,曾经视为神灵圣地,外人不得入内。如今,国家公园辟出8公里长的河段接待世界客人,也为原住民提供了服务就业的岗位。年轻人驾驭螃蟹船、小平船,摄影、售卖,干得活力四射。至今洞穴里发现了11种矿物岩石以及2000万年前的中新世化石,那不时滴在身上的水珠表明,洞里的矿物质还在继续生长。通常往下长的叫石钟乳,往上伸的叫石笋,交接在一起的就形成了石柱。当阳光透过地下洞穴的裂缝照射到暗河水面时,会显出碧蓝、青蓝、紫蓝的水色。地陪是从国内福建去的中年男,祖父在菲律宾生活多年,所以他在菲律宾接受过中学的基础教育。在他的介绍下知道了这个山洞也是红色经典,二战期间菲律宾的民兵游击队在这里频频出击日本侵略者。离开时,花了60元人民币买下年轻人拍的其中有我的2张照片。看到照片,以后就会记起这里的风景,还有笑起来有些腼腆的姑娘小伙……



候鸟天堂升金湖 吴雨田 摄

柴火饭,也就是用稻草、麦草和棉秆等作为燃料的柴火煮出来的饭。在农村,家家户户都有烧柴火的土灶。记得我的老家有一副两眼土灶,两只镬子,镬子与镬子之间还有两只汤罐。平日里,母亲习惯用靠里的一只镬子来烧菜煮饭,先炒菜,再烧饭,宁可上一灶下一灶,忙得团团转,也不同时使用。几天后,朋友邀请我去农家乐游玩,介绍其特色就是柴火烧农家菜和饭。这家餐馆依小河旁而建,很快热腾腾地散发着香味,用柴火烧的饭和大盘子盛着的锅巴摆在了面前。我尝了一口柴火饭,又香又糯;又夹了一块锅巴慢慢地品着,脆香中带着一点糊焦味,吃在嘴里,感觉真是美极了。

不知不觉忆起了小时候故乡的柴火饭。

柴火饭,也就是用稻草、麦草和棉秆等作为燃料的柴火煮出来的饭。在农村,家家户户都有烧柴火的土灶。记得我的老家有一副两眼土灶,两只镬子,镬子与镬子之间还有两只汤罐。平日里,母亲习惯用靠里的一只镬子来烧菜煮饭,先炒菜,再烧饭,宁可上一灶下一灶,忙得团团转,也不同时使用。几天后,朋友邀请我去农家乐游玩,介绍其特色就是柴火烧农家菜和饭。这家餐馆依小河旁而建,很快热腾腾地散发着香味,用柴火烧的饭和大盘子盛着的锅巴摆在了面前。我尝了一口柴火饭,又香又糯;又夹了一块锅巴慢慢地品着,脆香中带着一点糊焦味,吃在嘴里,感觉真是美极了。

我呢,似懂非懂,总喜欢挑硬柴烧,像棉花萁呀、豆萁呀、芦柴呀等,塞一点进去省时省力又好烧。炒菜时烧硬柴不要紧,本来就需要旺火急炒,但轮到烧饭时就糟了,往往会把饭烧焦。所以每次烧饭时,母亲都会特意关照一声:“用软柴哦。”我就明白了。大部分硬柴被用来卖钱或换物,一年四季都以软柴为主。稻柴麦柴是主打产品,碰着天气勿好,或者刚从露天柴堆里拔出来的软柴,塞进灶口头更是难烧,常常烧着烧着就熄火了,为了防止熄火,又拼命往灶肚里塞柴,结果适得其反,浓浓的黑烟飘出灶口,十分呛人。

土灶煮出来的柴火饭特别香,特别可口,有时肚子饿了还等不及上菜,在热腾腾的饭里放点酱油拌点猪油就能吃上一大

碗。要是与热炒的青椒酸菜搅拌着吃,那更有味道。我还学会了土灶里柴灰的妙用。趁着灶肚里有余热,拿上几个番芋(即红薯)或几根玉米棒塞进灶肚里,烘熟吃;把土灶的柴灰装进烘缸里取暖,崇明的烘缸是冬天御寒保暖的“神器”,发热的原材料,就是取之于土灶里刚烧完的柴灰;刚放进烘缸的时候,在柴灰里埋上一些带壳的花生,等花生焙熟后用火钳取出,边暖手暖脚,边剥花生米吃,那是小时候最惬意的辰光。

成家后,我在煤球炉上烧过饭;在煤气灶上烧过饭;在电饭煲里烧过饭。科技的发展带来了种种便利,让我们们的生活更便捷,但有些东西还是无法替代,无法再现的。我时常会想起炊烟袅绕的故乡,想起祖母的柴火灶,母亲的柴火饭。

七夕会 近日换了一个新的电饭煲,其中有一项煮饭功能,柴火饭,意思就是煮出来的饭就像是一样柴火做出来的饭一样。我按其操作程序,加水加水,按“柴火饭”功能键直接进入煮饭状态,约40至50分钟煮好,打开舀起一口尝尝,口感不错,可是味道还是单薄寡淡,总感觉少了些什么。

几天后,朋友邀请我去农家乐游玩,介绍其特色就是柴火烧农家菜和饭。这家餐馆依小河旁而建,很快热腾腾地散发着香味,用柴火烧的饭和大盘子盛着的锅巴摆在了面前。我尝了一口柴火饭,又香又糯;又夹了一块锅巴慢慢地品着,脆香中带着一点糊焦味,吃在嘴里,感觉真是美极了。

不知不觉忆起了小时候故乡的柴火饭。

柴火饭,也就是用稻草、麦草和棉秆等作为燃料的柴火煮出来的饭。在农村,家家户户都有烧柴火的土灶。记得我的老家有一副两眼土灶,两只镬子,镬子与镬子之间还有两只汤罐。平日里,母亲习惯用靠里的一只镬子来烧菜煮饭,先炒菜,再烧饭,宁可上一灶下一灶,忙得团团转,也不同时使用。几天后,朋友邀请我去农家乐游玩,介绍其特色就是柴火烧农家菜和饭。这家餐馆依小河旁而建,很快热腾腾地散发着香味,用柴火烧的饭和大盘子盛着的锅巴摆在了面前。我尝了一口柴火饭,又香又糯;又夹了一块锅巴慢慢地品着,脆香中带着一点糊焦味,吃在嘴里,感觉真是美极了。

## 美食

